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交換心得

輔仁大學社會學所 吳至涵

序:

Weber 說過:社會學理解的重心在於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意念。詮釋社會學的走向在於懷著同理心去體驗這個社會,而我踩著社會學家的思維,與心中獨善其身的座右銘產生了牴觸。若是我能一如把生活世界做為文本般瀟灑來去,那眼前的困頓之於我是否正如杞人憂慮蒼天?哲學家 Epictelus 說的很好:擾亂人精神的與其說是事件,不如說是人對事件的判斷。待我做個幾天來的總結,也許這回的社會實踐必需由外而內,徹頭徹尾的洗禮一回。

3月5日於北京人大

一、前言

在心得的開始要先感謝很多人,像是我的指導老師胡克威教授、魯主任及所辦秘書雪芬等,沒有他們的協助與建議,我就沒有這個機會能夠到大陸體驗這個看似跟台灣很相似,但實際上又充滿差距的社會。一個學期說長不長,說短不短,不敢說有得到什麼實質的收穫,但心得感觸倒是滿溢心懷。希望藉著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此行的心得,也許能給之後參與交換的學弟妹一點幫助當作回饋。也許有些人會因為中國較為落後而止步不前,但其實很多事情並不是光憑我們的想像般這麼簡單,而是更多更多的可能因素,實需親嚐才能知曉,陸遊說的好:紙上得來終覺淺,絕知此事要躬行。



中國人民大學

二、住宿

在北京的學校,基本上所有有註冊的學生都會分配到自己的宿舍床位,一方面北京的房價實在高的可怕,一般學生租不太起;另一方面這也是學生的基本福利。學校宿舍一個學期只需要付400-500人民幣,折台幣大約是2000-2500元間,是非常便宜的價格,但相對的品質可想而知,不過其實實際我對人大宿舍的第一眼印象感覺並沒有太差,也可能我住的宿舍是新大樓,所以感覺算是很乾淨,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,也許是優惠我們交換生,一間六人間包括我只住了兩個台灣的交換生,所以就空間上也算是非常寬廣了。



人大知行二樓宿舍

雖然宿舍本身感覺不錯,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宿舍本身,而是一些規範以及生活習慣上。像是本科生(大學生)宿舍會熄燈,統一晚上 11 點整斷電,插頭也會停電,在台灣習慣越夜越美麗的我剛開始非常不習慣,另外還有像是沒飲水機、要每天自己去打水(提水壺去買水),要買電(買電卡)等。整個住宿最不習慣的就是洗澡了,洗澡首先是要花錢買水,也就是說你洗澡的水用越多花的錢的就越,不過這想想也合理,北方畢竟容易缺水,藉此提醒大家節省用水也挺好。不過難適應的是洗澡沒門,加上大陸的朋友習慣面朝外洗,所以就會變成面對面洗澡的囧況。對他們來說,這樣比較方便聊天,久了習慣之後,其實也覺得這樣沒甚麼大不了,雖然我還是習慣面壁洗。

三、食物

北方食物重鹹重辣,主食也有許多麵食、餅類,這與南方菜系(台灣算是南方菜系)有些差異,但這不打緊,差異最大的是北方人不愛吃甜食,所以很多食物基本上是沒味道的!我第一次在食堂吃早餐的時候點了一個八寶粥,一個甜粽跟一碗豆漿,結果三種都是完全沒味道,吃的我非常痛苦,之後我就很少再吃早餐了,都會去買麵包之類的食物替代。還有相對台灣用油炸的食品較多,大陸較多的是用燒烤方式的烤串,什麼奇奇怪怪的烤串都有,還有跟麻辣鍋很像的關東煮叫作麻辣燙,這些東西既便宜又不錯吃(烤魷魚一串3塊人民幣),但後來有一回聽大陸朋友說路邊的烤羊串都是老鼠肉(也有人說是實驗後的兔子肉)、用的油都是地溝油(一種說出來你會嚇死的劣質油)之後,我就再也不吃了。

一些北京道地的食物我也都吃不慣,像是豆汁、爆肚等,不過烤鴨的確不錯。 大陸因為多數城市是不靠海,所以相對海鮮類的食物都偏貴,一般時候都吃不太到,即便是吃到魚,幾乎也都是水煮魚(湯底是很辣的那種),不過他們有一種烤魚挺不錯,有點貴但值得去嚐嚐。說到吃辣,大陸某些地方的人吃辣是出了名的(湖南、四川、東北等,大陸朋友還特別叫我去聽宋祖英的辣妹子),但光辣就算了,那還是一種麻辣,常會有很多一粒一粒小顆的花椒佈滿整個食物,吃進嘴巴會感到一陣麻,我個人非常討厭吃到那個味道,因此在食物上,即便待了四個多月的大陸,我還是很不習慣那裏的食物。光就食物這一點,台灣完完全全大勝,在大陸的四個多月,無時無刻都在想念台灣的食物。







特殊的料理

北京的交通算是相當方便了,光火車站就有四個,地鐵(我們說捷運)、公交車(公車)或是出租車(計程車)相較於台灣的價格都算是非常低廉,地鐵的交通網基本上也含跨了整個北京市區。但因為人多,很容易出現人擠人的情況,加上大陸人對於人跟人間的距離感比較沒這麼在意,所以常常會出現摩肩擦踵的情況。所以要是讓我來總結大陸普遍的交通情況,我會說硬體設備其實還行,但是相較於其人口之龐大,所以幾乎到哪就是擠擠擠。

人民大學位在北京市的海澱區,這裡是學院區及科技園區(中關村),北大、清華等一級學府都在附近,對於想去跨校聽課學習非常之方便。台灣人過去對於交通會不習慣的大概就是沒有摩托車,雖然這裡有電瓶車(充電的摩托車),但使用的人畢竟不多。大多學生的交通工具以腳踏車跟步行為主,還好人大不算大,如果是在清華上課的話,只用步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

五、氣候

今年的氣候有點詭譎,但我想我很幸運,遇到了很多樣化的氣候,像是下大雪零度以下的世界、非常可怕的沙塵暴、還有像烤爐一樣的夏日。剛到北京的時候,氣候大約是5度左右,因為北京非常乾燥,所以實際上的感覺沒有想像中的冷。過了幾天北京又開始下雪,雖然氣溫已經零度以下,不過第一回看到大雪紛飛的興奮感已經大大超過實際的寒冷,所以整天在外玩雪玩的不亦樂乎。但可怕的事情發生在融雪的時候,地上濕滑難行,容易滑倒不說,重點是變的超級冷,因為融雪帶來的濕氣,那個冷已經有點透骨寒的感覺,雙手如果赤裸處在空氣之中會感到刺痛、發紅,那陣子最冷的時候有來到零下-10度。

接著春天來臨,氣候變的舒適許多,但在三月底見識到了道地的沙塵暴。過去在台灣會有沙塵暴警報,起源是由大陸吹過來的風沙,造成空氣品質混雜。但這回是正宗的沙塵暴,或說我站在第一線體驗這感覺。沙塵暴開始的時候,天空整個會呈現橘黃色,空氣中的含沙量極高,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去買冰吃的時候,如果讓冰赤裸的呈現在空氣中,你可以看到一顆顆細小的砂礫,慢慢的黏著在你的冰上,就是這麼誇張,所以那幾天出門口罩是必備的。

另外就是要說到北京的乾燥,習慣台灣氣候的我們,到北京須要開始適應天 天擦乳液的日子,即便男生也是一樣不得不這麼做,因為那種乾是會讓你的皮膚 乾裂到出血。不過乾燥氣候也有好處,就是洗頭不太用吹,很快就自己乾了;洗 衣服不用脫水,隔天保證乾。我回台灣後,可能因為身體已經開始適應北京的乾 燥,一回台灣就一直流汗,稍微動一下就滿身大汗,也難怪過去歷史上見怪不怪 的水土不服,實因地理氣候差距實在過大。



沙塵暴下的北京







春天的北京

六、休閒娛樂

北京的娛樂基本上應有盡有,台北找的到的,基本上北京也不會少,台灣大學生常做的休閒,大陸的學生大致上也差不多。但細微的差異還是有的,比如像是大陸學生的作息比較正常,通常都是早睡早起,早餐點超過九點就關門了,不像台灣中午還能吃早午餐。另外大陸學生很熱衷桌遊(桌上遊戲),印象中在台灣玩桌遊的人非常少,但在大陸非常普遍,並且男女皆是,常看到許多場合一夥一夥人都在玩。最出名的遊戲叫三國殺,是一種紙牌遊戲,入境隨俗,我自然很

快的就融入到他們桌遊的世界。其實桌遊的世界比想像中的複雜許多,但除了遊戲本身的意義之外,我想最重要的還是透過面對面的遊戲過程增進彼此的感情,比起在電腦前與遙遠另一端電腦前透過機械來互動,這種面對面的互動感覺好太多了。



桌遊

旅遊是在大陸生活必不可少的,而且也是我這四個月來最值得的事情,常常因為看到過去只能在課本上看到的歷史文物時,感動不已。在旅遊上的細節非常多,在此就不多做贅述,只是旅行前一定要做好準備,大陸的騙子很多,奇奇怪怪的騙術也五花八門,旅行中要自己小心就是。另外就是這些旅程中搭火車的經驗,也讓我深深體會到大陸貧富差距的巨大,有機會大家一定要去搭搭看。

七、學習

這點應該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,但學習本身在於自己生活上的體會、知識上的積累,很難為外人道,因此在此我僅對於這裡的學習環境做些客觀的描述。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大陸學生的印象是什麼,我在來之前的印象是競爭激烈,事實上也是如此沒錯,但因為一些制度與條件上的差異,導致這裡的學生有多數是比較現實取向的(單就社會學研究所),這點在後面在專門說明,而我首先要講的是學習風氣的問題。我之所以要提出學期風氣來講,是因為有一回氣候下著雪,我一起起床跟朋友相約去買東西,時間大概是不到七點。走在校園裡雪白一片,讓我感到寒冷,但在路旁的涼亭邊已經有幾位學生在那裏大聲朗讀英文,我看到這一幕景象有點被嚇到,在這種氣候條件下,七點不到便有一些人開始學習(據大陸朋友說這叫晨讀),更不用說八點一到圖書館便是擠滿著人。常常問同學說下課之後要幹嘛,通常得到的回答都是去自習室看書。

他們普遍英文都不差,上課時我看幾乎人人都拿著多益、托福、GRE等書在念,嚴格的說,對於課堂上的討論他們不算專心,但卻專心在他們想努力的方向(這也是我前頭所說的現實取向)。他們在寒暑假期間通常會安排實習工作,這

跟我們的暑期打工不太一樣,實習通常是以學習經驗資歷以便日後找工作為主要, 賺錢是其次。根據我詢問的結果,人大的學生總數大約是兩萬人,其中碩博士就 占了一半約一萬人左右,想想一年光人大就可以畢業將近兩千個碩博士生,這數 字非常可怕,這也就是大陸學生競爭壓力之所以大的緣故。

就教學資源來說,人大算是個充沛的地方。一方面它位處北京的學院區,臨 近北大清華,教學資源容易取得;再者就是人大也屬於頂尖學府之一,許多的學 術活動座談會等,大陸的朋友就告訴我,人大最精彩的不是在課堂上,而是在課 外多樣化的研討活動上。

八、結論

在大陸交換四個多月來,體驗與心得滿滿,難用簡單幾個字來寫盡,在此我 只是簡單說明一些基本的生活差異與狀況,詳細的情況若有需要可以再跟我聯繫。 其實在人大我們受到的照顧很好,人大社會所的廖菲老師非常熱心,幫我們解決 了許多的疑難雜症,在此我要非常的感謝他。另外就是大陸的朋友們,難用言辭 去表達我的感謝,如果沒有它們,我在大陸的這四個多月相對的會無趣許多;如 果沒有他們,我沒辦法如此的適應良好。另外就是其實在大陸的學生組織非常多, 像是台生會、港澳台協會、中日韓文化交流協會等,都可以在這些團體中認識朋 友、進行交流。交換生的目的本來就應該是多看多聽多結交各地的朋友,透過溝 通來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,我想這四個多月的交換過程,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結交 了中日韓港各地的許多朋友,讓我對於各地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體會與認知,人 生中有許多事物是短暫的,但朋友是一輩子的。



中日韓文化交流協會活動

後記:

走在北京的深夜常感到一股落寞,我開始懷念我的兄弟們,懷念我過往無悔的青春,但同時也會感嘆有些朋友間的相見恨晚,感嘆相處的時光如梭。若要我想像輔大校園的深夜,我總會想起人大校園的三更;若要我描繪台北的夜夜笙歌,我總喜歡回顧北京的光怪陸離;四個多月來我想念台灣的一切瑣碎,但我卻也捨不得北京的林林總總。若要我解釋北京深夜的那股落寞感,那全都是因為你們,我的朋友。

北區食堂估計還是人聲鼎沸,教二草坪上的西瓜會相信也不會間斷吧。世紀館旁昏黃的街燈即將亮起,今天又將數著誰們並肩走過的影子。一勺池旁的松柏傾聽過數十年來的驪歌,只是今年的曲調是特別的清晰。時間猶如北京春盎的鮮綠,在油畫上一抹不復返,青春到底該畫上夏艷的花朵,還是沉默的秋草?問君能有幾多愁。在註定的悲傷面前,歷史不由分說,估且讓我緊握那幾幕悸動的餘輝,悄悄的走。我最後問了自己,能否揮揮衣袖而不帶走這片雲彩?

吟詩一首,陶潛《停雲》:良朋悠邈,搔首延佇。願言懷人,舟車靡從。安 得促席,說彼平生。願言不獲,抱恨如何!

2010 年 7 月於台灣



細數併肩走過的影子